

## 第三回 見美色公子起淫心 賦新詩寶珠動春興

話說翠紅送上酒來，依仁大嚷道：「我吃過五六杯，也沒個人陪我。我為甚麼要陪你？連你也來欺負我！」翠紅道：「應該你老人家吃呢！」依仁道：「沒有的活！」翠紅道：「請大老爺把詩句子念念，再數一數，就知道了。」

依仁口裡念著詩，手指著翠紅，一個個數去，輪到自己，果然是個月字，道：「晦氣！今天運氣不佳，讓了你們罷！」取杯飲乾，又笑道：「萬事無如杯在手，還算我便宜，大家用了幾箸菜。」依仁又笑道：「誰說個笑話，我再吃三杯。」文卿道：「叫你兄弟說給你聽。」墨卿道：「秀卿向來安於簡默，笑話二字，非其所長。」依仁正色道：「舍弟是貴人少語，諸君不可太輕了。」墨卿道：「姑娘腔罷了，甚麼貴人？倒是個佳人。」

寶珠聽了此話，似乎有些驚心，桃花臉上兩朵紅雲，登時飛起。文卿已有酒意，目不轉睛，越看越愛，拍桌狂言：「奇哉秀卿！嬌媚如此，若是女，吾即當以金屋貯之！」寶珠看了他一看，帶愧含羞，低頭無語。那墨卿只道他有氣，笑道：「文卿狂言，未免唐突良友，罰你三杯，請秀卿說個笑話解穢。」文卿道：「該吃！該吃！」當真飲了三杯。

寶珠擋不過眾人逼迫，笑道：「笑話只有一個，諸兄不必見怪。」文卿笑道：「怨爾無罪。」墨卿道：「不過是罵我們，只要罵得切當，那又何妨！」寶珠道：「有個老教官到任，各秀才總去謁見，教官道：『歲考功令森嚴，老夫備員師保，先考考諸兄的大才。我有個對子，不知諸兄可否能對？』各秀才齊聲道：『請老師指教。』教官道：『對子就拿我說，我老而且窮，是：老教諭，窮教諭，老當益壯，窮且益堅，老窮壯堅教諭。』秀才們那裡對得出來？想了半天，再想不出，一個個低著頭，閉著口，屁也放不出一個，只落了兩個白眼，翻來翻去。還是個新進的少年說道：『門生倒對了一個，不知可用不可用，求老師更改。』教官道：『少年英俊，文才必高，請教罷！』少年道：『獻醜了。』」

寶珠說著用手指李、許二位道：「『大年兄，小年兄，大則以王，小則以霸，大小王霸年兄。』」李、許二人笑道：「好兄弟，罵起老仁兄來了！該罰多少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原告罪在先，你們說不怪的。」文卿笑道：「我被你罵罷了，你罵墨卿王八，未免留令姊餘地？」墨卿道：「你們別小覷他，他是皮裡陽春，其毒在骨。今日聽他笑話，就知他為人同官箴了。」

依仁在旁，只管點頭贊歎。月卿道：「都老爺好才學，出口成章，求你老人家賜副對子，以為終身之榮，不知賞臉不賞臉？」李、許二位道：「我們各人，都該送一副，明日就送來，秀卿諒不推辭。」三姊妹起身道謝。笑笑談談，也有更鼓以後，寶珠的家人各役，帶了燈籠火把，拉著空車，來請巡城。依仁道：「舍弟有正經事，先請罷。」

寶珠正要起身，只見進來兩個少年，跟著三四個家人，多遠的一個笑聲道：「眾位年兄，在此大樂，也不知會我一信兒，今日被我闖著了！」諸人認得是鄉榜同年劉三公子，那個是陪堂柏忠。這劉公子名浩，父親是個宰相。他專在外眠花臥柳，倚勢欺人，無惡不作。目不識丁，上科貢緣中了一名舉人。更有柏忠助紂為虛，官場中人都怕他，看他父親面子，不肯同他較量。

他同李、許、松三家，總有世誼，雖然彼此往來，恰不是同調。今日他既到來，大家只行讓坐。寶珠道：「有時候了，我要去巡城，不可奉陪諸位了。」柏忠道：「松大人惡嫌我們公子，所以要走了。」劉公子道：「都是至交，千萬不可外我！」寶珠道：「兄不可多心，弟有正事在身，本來就要走的。」李、許二位也道：「劉年兄勿疑，你瞧，高燈都點上了！」柏忠陪笑道：「門下取笑的言語。松大人既有公務，何能耽擱？明日我們少爺在此，潔誠奉請罷！」劉公子道：「也好！明日專候，在局諸君，缺一不可。再不來，就真外我了。」說著，一副色眼釘在寶珠身上。

寶珠應了，有人送上衣冠。公子道：「兄頭上這寶石，好明亮！」寶珠道：「先君遺下來的。」文卿笑道：「你這耳朵，兩對秋葉，同金圈兒平時恰好更顯斌媚。穿上補褂，未免不甚雅觀。前天老師還背他說笑你呢！」寶珠臉紅紅的不語。依仁忙道：「我們家鄉風俗，從小戴慣的，要到娶妻生子，方可除去，就連項下金鎖練子，也是除不得的，忌諱最要緊。」文卿笑道：「一句話總要你替他辨白，真是個好哥子！」寶珠起身，大家相送，一揖而別。

劉公子扯眾人從行入房，又飲了一個更次。依仁同柏忠頗談得合式，從此訂交。李、許兩家車也來接，劉公子道：「我今日就住在此，明天恭候諸兄罷。」二人齊說是必來的，一同上車而回。依仁只得帶了小使，步回府中，才到門口，恰好寶珠巡城已回，隨從護擁，正在下車。依仁上去說了兩句話，說到劉三公子今夜在翠紅那裡宿歇，明日一定要請客，托我致意請你。寶珠說了一句「明天看光景」，就進去了。

依仁回房去睡，心裡暗想：「我是個窮幕友，今日接交多少貴人，到底京城裡有些際遇，將來是要靠他們發財的！」又想翠紅姊妹，人物標緻，心火大動。前日我去，甚為冷落，今見我同些闊少爺去，就親熱了許多。我明天也做個東，請請諸人，一來可以拉攏，二來可以交接劉三公子，三來他姊妹也看得起我。但是銀子如何設處？一刻歡喜，一刻煩愁，真弄得七上八下。

且說寶珠進內，在夫人房中談了幾句閒話，說到蕃兒還好，筠兒不肯用心讀書，夫人只是歎息。寶珠道：「娘不必煩心，我明天請姐姐勸諭他就是了。」夫人道：「你父親去世太早，留下兩個孩子來，沒有管教，我也不中用，倒累你們兩個了，將來不知如何呢！」

夫人這句話，提起寶珠的心事，只不好在夫人面前露相，反說了兩句寬解話。夫人道：「你進房去歇息罷！」寶珠答應起身，早有紫雲拿了絳紗燈照住，寶珠入內，進房坐下。紫雲泡了一杯濃茶，送上漱盂漱了一口，綠雲裝了兩袋水煙，起身脫去袍服，紫雲來將靴子拉去，露出一雙窄窄金蓮，雪青繡花鞋，瘦不盈握，不過覺得稍長些，套上大腳紅緞鑲邊褲子，隨意穿了一件玉色繡袄，向妝台坐下。

紫雲啟了鏡篋，寶珠對鏡理髮。他的頭髮本來留得低，紫雲將他上邊短髮梳下來，恰好刷成兩邊蘭花鬢，梳了一個懶梳妝，戴上金釵翠鋼，耳朵上除掉小金圈，換了一對明璫，淡淡施些脂粉，向妝台內隨手取了一枝絨球蝴蝶，插在鬢邊，天然斌媚。寶珠本是個國色，再妝束起來，格外風流俊俏。向鏡中一照，不覺長歎一聲道：「我松寶珠，顏色如花，豈料一命如葉乎？」

對鏡坐了一會，想到日間之事，與現在所處之境界，如同做夢一般。又羨慕李、許兩個，真風流少年，一段細膩溫柔，令人芳心欲醉，我姐姐可謂得人的了。細比起來，許文卿尤覺得美貌些，他今年十七歲，長我一年，格外相善相對，若是我記起...

小，做媒的接踵而來，他皆不合式，萬一有個佳人，中了他的意，我再要想此等人物，就點燈籠也沒有處尋呢！他日間說我若是個女郎，當以金屋貯之，可見屬意於我，若知我是個女郎，絕然不肯放過。

又想：姐姐嚴厲，就有心事，何敢多言？兄弟又不肯上進，要歇手，如何歇手？不知將來是何了局，想到此處，愈覺動情傷心！真是一縷柔思，幾乎腸斷！叫紫雲收拾鏡台，取筆硯過來，想做月卿的對子。趁著春興勃然，取過一張花箋，信手寫了幾句，連自己都不知寫的什麼。

每屆花錦卻生愁，十五盈盈未上頭。  
詩句欲成先譜恨，風情初解尚含羞。  
香痕永夜憐紅袖，春色撩人冷翠樓。  
自是夢魂飛得到，銀屏珠箔耐勾留。  
二八閨娃嬌可憐，不知情在何處邊？  
要無煩惱須無我，欲了相思未了怨。  
草草鶯花春似夢，沉沉風雨夜如年。  
旁人未必傳心事，修到鴛鴦便是仙。  
嬌羞莫上晚妝台，脂水凝香界粉腮。  
羅帳四垂紅燭冷，背人低喚玉人來。  
而今自悔覓封候，一縷相思一縷愁。  
怕見陌頭楊柳色，春風不許上妝樓。  
又寫了一副對子：

月自戀花花愛月，卿須憐我我念卿。

寶珠寫成詩句對子，一遍也沒有看，把筆一擲，覺得心頭很不自在，起身到牀沿邊呆呆的坐了一會，和衣而臥，就昏昏的睡去。紫雲見他光景，就猜著他幾分心事，見他睡下，不敢驚動，替他蓋上錦被，下了綠羅帳子，慢慢放下金鉤，走上鏡屏，到桌上挑了燈，燭光剪剪，垂下大紅顧繡門窗，同綠雲出了外間、擲升官圖耍子。

再說寶林在房中算了一回帳，覺得長蘆鹽務，今年虧空多了，要同寶珠商量，請管事的來京，問問那邊光景。看看約有三更多天，鐘上打過兩點，遂將各帳收起，捧了一枝水煙袋，輕移蓮步，踱進夫人房中，見夫人尚在炕上吸煙，就在對過坐下，說道：「娘吸煙呢，不知妹妹睡沒有。」夫人道：「你妹妹巡城才回來一刻，我方才著金子送蓮子給他的。」寶林道：「我同妹子商量件事去。」就站起身來。夫人道：「他辛苦了，你留他早些睡罷。」寶林道：「不妨，我知道。」

推開小格子入內，過屏風，到天井，見一輪明月當空，如同白晝。走進玻璃窗子，中間掛一張玻璃盞，燈光閃閃。右間桌上，殘燈半明半暗，也有一枝紅蠟燭，花倒有半寸多長。寶林用手剔亮了，走進書案暗門，見對面穿衣鏡半掩著，推開來，看見紫雲、綠雲正擲得高興，二人抬頭見是大小姐，一同起身，低低的道：「大小姐，此時還沒睡麼？」寶林道：「還早。你小姐呢？」二人道：「小姐改了妝，寫了一回字，和衣睡著了。」說著將門簾打起來，讓寶林入內。

寶林進房一看，斐幾銀缸，光彩耀目。向妝台上一望，廂房內點了一枝書燭，筆硯狼藉。坐下來，見有一幅花箋，從頭看到了尾，心裡暗想：我妹妹春心動了，本來也有歲數了。想了一會，不覺心內動起氣來，將花箋籠在袖中，走上牀來。不知寶林有甚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